

一支活跃的武工队

程 廉 清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，刘、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，陈、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陈、谢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，在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相继渡过黄河，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。顿时，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级政府全都陷入紧张与混乱之中。国民党中一些顽固分子勾结地主豪绅，网罗散兵游勇，利用流氓土匪组成所谓地方团队，到处流窜，荼毒百姓。为建立新区，巩固根据地，我驻扶沟县汴岗的豫皖苏区党委决定从山东渤海抽调一批干部，组成武装工作队（简称武工队），到地方建立人民政权，打击当地土顽。

一九四七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，区党委派农运部石部长找到王加奇同志说：“你们不远千里从山东到这里，太辛苦了。本该要你们多休息几天，可是眼下工作紧，那就再接再厉继续上阵吧！”他略略一顿，继续说：“组织决定，你和郭道远、周锡禄、管轩、阎泽民、李大英、崔善才、任万功、李金华九位同志组成武工队。”石部长在作战地图上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圈，又说：“到南席以西、董村以东这一带去建立民主政权，你任队长。具体任务是开展游击活动，开

辟新区，建立民主政权，局面由你们自己打，直属区党委领导。郝炬副部长（区党委农运部）兼尉氏县的县长，在城南一带活动，遇情况多和他们联系。”武工队出发前，首长又交待，到了新区要选择可战可守的地方，并要有退路，防止被敌人吃掉。在策略上，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有了百分之二、三十的基本群众就要成立农会，建立武装，组织保田队，保卫群众既得利益；在政策上，按土改五大政策，没收地主土地、房屋、牲畜、农具和粮食，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，但要给地主生活出路，不要搞扫地出门；对地主阶级的当权者和土豪劣绅要坚决打击，该杀的坚决杀掉，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。同时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搞“左”了，要做好统战工作。第二天武工队就出发了。到达五分区驻地鄢陵，正好过春节。分区首长让留下休息了三天，就直奔南席镇了。

南席一带情况异常复杂。国民党“豫东剿匪副司令”耿海兰残部虽已溃散，但余孽尚存；长葛陈秀峰的爪牙宋宪彬、李小林等土顽有一定的地方势力，仍在或明或暗的活动，威胁着群众。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，王加奇率武工队到达南席镇。一位头戴礼帽、身穿长衫的商人与武工队接头说：“我是徐荣波，已接到县委通知，欢迎你们来。”王加奇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个保长来应酬我们哩！”徐荣波同志说：“这

是为了工作方便，李九皋同志去年就在这里背过挎篮（化妆了解情况）。”接着他扼要介绍了情况。武工队迅速到高庙、庙张、马台、陈故白庄、新庄观察地形和了解情况。在陈故新庄住了七天，具体分析了几个村的特点，认为马台村有土寨，村东头有一条壕沟（国民党开挖的，以壕代路，以路代掩体），可守可退，便于和东部徐荣波新建的水牛陈、曹碾头据点相呼应，条件较好，可作为主点；白庄也有土寨，那里无大的地主当权者，定作前哨活动的副点。由周锡禄同志负责。

在敌我双方“拉锯”局势下，地主、劣绅到处躲藏。有腿的（活动量大的）跑了，没脚程的龟缩观望等待宽大。群众也不敢接近武工队，怕国民党再打过来家灭九族。面对这复杂的形势，武工队白天开会讲政策，晚上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。深夜转移到村外坟里或庙里过夜。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，扎根在马台村的李友仁、李更仁、李海龙身上，培养了积极分子周修在、唐庆尊、李甲辰、李顺堂和郑子森等人，赵根、李冬至两人作侦察，还有个李进才，这个人在国民党自卫队当过兵，日伪时当过警卫员，作为“勇敢分子”暂时利用。西点扎根在周毛、王西辰、郭玄和唐玄和身上，培养了周培人、郭培明、秦福海等积极分子。为了工作方便，也利用了一个“勇敢分子”王森坤（后成为国家干部）。两

点之间协同动作，新的据点形成了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，武工队有了基本群众，各村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，缝制了鲜艳的农民协会大红旗。会旗一竖起，群情振奋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起，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坐天下。接着正式宣布保田队成立。筹措支前物资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。保田队员、工作员的家庭门口挂上了“抗属光荣”或“工属光荣”的牌子。新据点的各村红火了，保田队在武工队的率领下活动范围也扩大了。为了扩大力量，保卫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，决定把据点周围的地主枪支和村寨枪支收缴起来。仅半个月时间东点就收缴“七九式”步枪十五支，发展保田队员二十多人，西点也武装了保田队员十六、七人，武工队已有近四十人的武装力量。接着收缴了董天龙村步枪二十多支、手枪两支、冲锋枪一支；在贾集村收缴各种步枪两车（约一百五十支）、手枪六支，其中二十响匣子枪一支。两车步枪全部运到高庙寨（南席镇河北三里）尉氏县政府。这时，豫皖苏五分区发给南席保田队（徐等领导的翻身队）轻机枪两挺，由魏国庆、李留喜各扛一挺。遇有西进重大行动，两支保田队集中一起，已是百余支枪支的武装力量了。至五月间，武工队开辟的新区已扩展到长葛县城以南，西至和尚桥一带。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白天武工队在董村活动，晚

上折回，住在任庄东地王家坟里（系曹庄王家坟）。天明到寨角刚派好早饭，长期暗自活动于董村的侦察员赵根报告，发现有敌人东犯。武工队来不及吃饭就拉回马台。上午约九点钟，保田队员李甲辰到寨上解手，发现寨西南张家坟里有三个敌兵，远处黑鸦鸦的敌军从庙张、贾集压来，西北的魏庄方向也发现了敌人，转眼功夫，敌人已进到寨西三四百米处。李甲辰来不及报告就用冲锋枪扫射，敌人趴到麦棵里用机枪还击。武工队及保田队听到枪声跑到寨上，魏庄来敌用迫击炮射击。王加奇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，果断布署：周锡禄、阎泽民带领保田队员程保安、秦根荣、程建荣等守寨北，郭道远带一部分人守寨南，王加奇守寨西正面对付敌人。王队长说：“顶十分钟尔后在东门口会合东撤，现在马上进入阵地。”这时敌人边喊边打，武工队用密集火力还击。守寨北的阎泽民拍着公文包向程建荣示意：人不在了，也不要把文件落入敌手。经过短暂的激烈战斗，三支力量迅速集中到东门外，王加奇亲自断后掩护其他队员东撤。敌人企图尾随追击，到张子店西地，周、郭两同志突然开枪截击，接应了王队长，敌人狼狈退回。这支土顽名义上是长葛自卫机动总队，实际是由鄢陵、洧川、新郑等县自卫队拼凑的，号称一千五百人，实际只有七百多人。

战斗结束，武工队到邵庄与王继先、崔善才、李九皋等

同志带领的保田队汇合，商讨对策。基于当时形势，陈先同志代表县委决定暂时放弃根据地，一部分同志到河东（双洎河）大张一带活动，另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扶沟韭园。后来，这支武工队又迂回到西华红花集和扶沟练寺集。

敌自卫机动总队进入马台村（群众称国民党打马台）挨门挨户搜查，掠夺财物，临走时抓走了贾小八、郑荣西、李天顺、盛荣、唐垛、唐森、赵学中、李振学和李顺堂的母亲李李氏，还有个到马台串亲戚的曹碾头村人李五。他们把人五花大绑，挟持到双洎河北八里庙，极残忍地把唐森和赵学中边打边用开水和辣椒面浇灌，要他们供出谁是土八路，谁是土八路家属，谁是穷人头……唐、赵二人坚贞不屈，最后被敌人杀害。

敌人对马台村的扫荡，不仅抓了人，还抢了财物。走时扬言交出武工队和送“老海”（海洛因）才能放人。敌人的扫荡和武工队的暂时撤离，使各村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一时冷冷清清，分得土地的贫下中农见麦子成熟也不敢收割了。

武工队从练寺集、河东回到马台后，群众见到了亲人，无不放声大哭，纷纷诉说敌人的抢砸罪行，要求想办法把抓走的人弄回来。武工队决定组成突击队，用奇袭敌穴，抓获敌人，以人换人的办法换回被抓走的人。于是派赵根、李冬至化妆成卖黄豆的去长葛侦察，当得知被劫群众从中牟县南

转移到长葛时，一方面控制李进才，要他提供土顽头头家庭住址，同时，武工队决定在五月廿九日下午六点出发到长葛抓人质。由李进才带路到邢志高、口王，定准土顽头头住宅，逐户搜查，共抓敌属九人，连夜赶回马台。

抓敌属成功，自卫总队慌了手脚，托了七名说客（楼陈三人，董天龙、贾集各二人）从中说合。他们先找到李进才和唐格义（当过保丁）说明来意。王加奇一面指示对来人热情款待，一面请示来到马台的县委副书记陈先和县长郝炬。经充分研究，认为这些人为敌人效力，也正是我们需要的人。我方已通过人事关节将李五赎回，这次他们来正好。郝炬县长接见来人提出四项谈判条件：一、保证被劫去人的安全，不准虐待敲诈；二、抢走的牲口、财物、粮食原数退回，赔偿战斗损失，计：“403”子弹五十条，步枪子弹两千发，手枪两支；三、谁先抓人谁先放；四、为死难者开追悼会，两班鼓乐，费用由涉嫌扫荡牵线的贾集负担。敌人也提出两个条件：一、以后武工队不再进入长葛地盘和抓人；二、送老海十袋。为了救人，武工队也同意了。七天后除粮食外其它各项条件都实现了。保田队员李顺堂回忆说：“赔偿的‘403’子弹都是崭新的。我母亲脚小走路慢，被敌人用枪掣条摔得道道黑青。因为没发现他是“抗属”，在拉往中牟的路上把她甩下了。”郑荣西放回来时说：“敌人很害怕。”

看守兵曾说，天到这般时候了，谁家没妻儿老小。现在俺不敢放您，可当官的也不敢再杀人了。”五月底，我们也把人放了。以粮食、衣物未全部退还为理由，武工队西进的次数更多，活动范围更大了。

六月，开封解放，七月，睢杞战役打响。笔者随同阎泽民、李金华及保田队员秦根荣、程保安，带领担架队到杞县葛岗，向许西樵涧转送伤员。

天将黎明五更寒。八月二十六日上午，武工队在周锡禄同志率领下（这时保田队已升为古桥区队）在长葛西关活动，发现情况异常，迅速转移到县东刘彦庄。午饭后队员正在休息，队副刘长喜（取笑称毛稀）富有战斗经验，独自出来瞭望。发现村东坟里有人，迅速回住地呼喊：“有情况！有情况！”这时敌人已将村子包围。在这紧急关头，队员王东生端起冲锋枪连打两梭子，李队副也用机枪左右扫射掩护，同志们翻墙向东南突围，土顽头头赤脊梁喊叫尾追。鄢陵县彭店区队正巧经过这里，马上配合战斗。三十多名队员得以脱险。在突围中队员张小赖、刘铁旦不幸被敌人抓去，押到双洎河北岸的打渔李村。匪徒对张小赖残酷刑讯，张小赖同志面对屠刀，一字不吐。最后，张、刘二同志被杀害。在即将夺取胜利的前夕，我们又失去了两位好同志、好战士，令人痛惜！

一九四八年二月至十月的半年多时间里，在军区七十一团、二十八团的配合下，武工队西进新区和尚桥以东达七十余次，在四十多个村庄留下了足迹，抓捕地主、恶霸、坏蛋不下五十人。十一月初，吴效义带领的县大队和武工队进驻长葛城，宣布成立长洧县。县委、县政府住东关泰山庙。十一月六日，淮海战役打响，长洧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，到会的有农民、教师、商界、旧政权保长和基督教徒。书记兼县长韦荣寰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。会后积极筹措物资，支援前线。以保为单位，由保长负责筹集，鼓励保长立功赎罪，并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。十一月下旬，由韦荣寰任支队长，城关代区长王加奇、官亭副区长赵留仲等带领长洧担架队赴豫东战场参加支前。后来，长洧县撤销，工作交许西县张泮英接管。原武工队队员，一部分调到洧川县大队（如程根荣等），一部分随副区长王彬到和尚桥区（如秦根荣、程保安等）。至此，原尉洧县领导的武工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写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

[注]

韦荣寰：原南昌铁路局党委书记，离休病故。

陈先：国家体委副主任。

郝炬：四川省省长。

王加奇：开封市水利局离休干部。

周锡禄：开封县离休干部。

阎泽民：开封汽修厂离休干部。

任万功：1948年6月调上海搞地工牺牲。

赵留仲：原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，离休病故。

秦根荣、程保安、程根荣、程建荣转业在农村。

孙武子兵法

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，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。孙臆所著兵法早已失传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不见著录。宋以后，特别是明清以来，人们对于孙武和孙臆是否各有兵书传世，存有各种争论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墓葬中，孙臆兵法、孙子兵法和其他先秦兵书同时发现，从而解决了上述悬案。

孙武，春秋末期齐国人，生卒年月已不可考，约与孔子同时期，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和五世纪初。其从齐奔吴。经伍子胥推荐，吴王阖庐任用为将。西破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。总结著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。计：计篇、作战篇、谋攻篇、形篇、势篇、虚实篇、军争篇、九变篇、行军篇、地形篇、九地篇、火攻篇、用间篇。

王世荣

忆姚雪垠同志开封脱险

董书林口述 侯永安整理

编者按：此稿曾复印送请姚雪垠同志审阅。姚老来信作了订正和补充。现将修改稿和姚老来信一并发表，供参阅。

当人民解放战争迈进第二个年头的1947年夏季，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已被彻底粉碎，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转入战略进攻阶段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，民主爱国运动的洪流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，淹没了后方城市。尤其是上海、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“反内战”、“反饥饿”、“反迫害”的示威大游行，更使他们心惊胆寒，恐慌万状。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，就大大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，一时之间，反动军警咆哮于大庭广众之所，走狗特务暴跳于大街小巷之间。青年学生、进步作家、爱国人士惨遭迫害、暗杀亦时有所闻，绑架更是司空见惯。在这乌云压顶、恶狼逞强的情况下，作家姚雪垠同志被列入了“共产党嫌疑犯”的黑名单中。他为了更好地隐

避工作，就离开上海来到开封。开封和上海相比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。只不过姚雪垠的名子暂时尚未列进开封的黑名单中罢了。

当时，在相国寺后街鱼池沿21号院内有南京《和平日报》驻汴特派员周熙的住处。姚和周是连襟，听说姚就借助这个关系，暂时寄住周宅。鱼池沿21号院落很大，住的人非常复杂，有军统特务辛松圃的公馆，有军统调查室驻汴副主任刘瑞甫的公寓，有开封《黄河通讯社》社长、《开封晚报》社长、胡宗南部驻汴少将参谋牛仁甫的官邸，还有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少将高级秘书、我侄子董永昌的办公处，简直是一座反动特务俱乐部。董永昌是长葛县旅汴同乡会的理事长，我是同乡会的理事，也经常到鱼池沿21号去联系工作。我在学生时期就曾读过姚的作品，对他素所敬慕。当董永昌暗自向我介绍他就是姚雪垠时，这个侧面的初次相识，就使我感到非常荣幸。

姚雪垠同志住在与敌结邻的院子里，稍有疏忽，灾难随时就会降临。他为了开展工作，就必须另觅新居。有一天，《河南民国日报》总编辑、原中共地下党员赵宜人对我说：“经组织研究，姚雪垠暂时转到你们力行中学（当时我是力行中学的训育主任），公开身份是学校教员，由你负责掩护。”他迟疑了一下又说：“可有一件，就是不准你过问

他的工作，更不能打扰他的工作。”事情这样定了以后，党组织又进一步研究，要赵宜人通过和董永昌的特殊关系（董是赵宜人儿子的干父），打通董永昌以绥靖司令部的名义向力行中学公开推荐介绍，使学校正式聘姚为该校教员。姚到校后，再由我暗作护卫。经过这样一转折，张抗艰校长首先提出和我研究此事，使我有主动权。为了解决住房问题，我将和校门紧邻的训育处让出给姚雪垠寄住。接着，姚的爱人王梅彩和小女孩也很快来到开封。从这时起，我和姚雪垠同志朝夕共处，共同在力行中学度过一段不太寻常的日子。

姚雪垠寄住力行中学，可能是被敌特发觉了，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发生的一次巧合。一天夜晚，我从外边回来，刚进入学校，警察局刑警队长柴文达带着几个便衣进了校门，说是来查户口的。我曾在我侄子董永昌住处见到过柴文达，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，就借助于这一点不是关系的关系，叫了一声“柴队长”，说明这是学校，从来没有收留过身份不明的人。我随手指着训育处说：“这就是我的住室，请进去喝茶吧！”他对我可能也有些面熟，很客气地说：“这是例行公事，只要学校没有留住生人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”等他们走后，我进屋一看，姚雪垠同志还若无其事地在聚精会神地工作。事后我了解到，他们怀疑姚在学校住，可没掌

握确切情况，这次突然来临，主要是试探一下。幸赖我与柴有一面之交，才顺利地支吾开去。

姚雪垠同志在力行中学住了二十多天。后因情况紧急，国民党特务、警察要进行大逮捕，他即刻转移了。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

附 姚雪垠同志来信（影印稿）于后

编者按：姚老来信，文内《民权日报》，应为《民权新闻》。周某，为周炎光，

吴 子 兵 法

吴起（？—公元前381年），战国初期卫国人，曾任鲁国将军、魏西河守、楚令尹。在鲁大破齐国，在魏战七十六次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均解。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。在楚南平百越，北并陈、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等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吴起著兵书四十八篇。”现存仅六篇。计：

图国第一，料敌第二，治兵第三，论将第四，应变第五，励士第六。

王世荣

长葛文史资料室：

董书林口述 刘姚官垠同志开封脱险一文，载

订正如下数据：

一九四七年夏，我由上海到开封，我妻王修彩由

邓县携子女八人到开封。先借住《河南日报社》

五楼旁边的房子。当时该报社^长傅畅叙主

动请我住，后来大概消息不密，又要走^我我

移^到《民国日报社》住了一阵，住在此处^是山家。当

湖北省文联

时该板的社长曾起培王，总编辑曾起^直人。后
来又移住力行中学。鱼池路则于我没有住过，
只有有几次到川照家去。

二、开讨论会王愈照，谣言很多。有一天我带着
妻子去禹王台树林中吃茶，同去的有某介字
某^人，遇见开讨论会的人不久，又民权日报社
长周果（一也耳果）也遇见了。第二天在反帝
派的江和合上，有特务说我是禹王台吃茶

湖北省文联

是共产党召开黑会。这次特务们
 有文字材料。为行日报，是军统的报纸社长
 史紫忱参加了汇报会，见到了文件，告诉了
 王曼信与王曼辰。
 三 我于四月四日生，因紧急遂定到
 离开开封，王曼辰，王曼辰的朋友史紫忱，在很
 尊重，为着这通万使由力行日报社传我开
 个特派记者的证件，还信和校训证章，在

湖北省文联